



棕立

夏四小姐的果匣

郑凌红/文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个人心中的世界也独一无二。只有承认并拥抱每一个不同，世界才会更可爱。夏天，也是这样。

喜欢夏天。想给夏天取一个名字，私以为叫夏四小姐就挺好。夏四小姐的取名，实不相瞒来源于赵四小姐。夏四小姐，是水灵灵的姑娘。她是我眼中的四种水果：枇杷、杨梅、蓝莓、荔枝。

身边的朋友会吐槽，夏天那么热，那么闷，那么困，那么不想出门，有什么好的，简直是苦夏。但我要说的是，夏天就像一朵花，生如夏花的花，妙笔生花的花，朝花夕拾的花。因为热烈，因为充满阳刚之气，因为白昼被尽可能拉长，于是生活便有了跳橡皮筋般的童年小欢喜。

四大美女登场了。枇杷第一个出场。因为，她准备得充分，修炼多时。从最初的结籽到后来的由青转黄，硬生生打破了人们固有认知里的那个“青黄不接”的成语。我对枇杷是熟悉的，小时候在故乡的小院子里，围墙之外便是一棵枇杷树。枇杷树龄应该比较大了，十几岁的样子，高六七米光景，延伸之处彼时是二楼的露天平台，那时露天平台就是农村里的晒场。不上学的周末，阳光灼热的午后，我会悄悄上阁楼，然后在晒场靠近枇杷树的延伸处，拿铁耙跃跃欲试，钩取不远处的黄果，那样的枇杷是我的最爱，虽然个头小了点，但我知道在阳光的眷顾下，在我每天可见的垂涎中，水分和甜度自然是天下无双的。后来，我知道，那样的滋味是儿时的回忆，以及自己家有枇杷树的那种不一样的心境。时至今日，老屋已远，枇杷树也早已被砍，但我仍然对土枇杷情有独钟，她就像乡村姑娘，带着田野的芳香、淳朴和亲切，不似大家闺秀的美，却更胜一筹。

昨晚，在离家不远的小水果店里，买了点杨梅。店主说，这个杨梅叫“黑炭”，来自云南，可甜了，不酸。我试吃了一颗，果不其然，没有失望。都说望梅可以止渴，这翻山越岭千里迢迢赶过来的杨梅的确让我顿生好感。眼前的杨梅还是杨梅，但关于杨梅的记忆却鲜活如昨。忘记哪一年了，似乎过了很久，又好像就在眼前。那一年，大学的几个同学在仙居相会，我们在杨梅山上吃杨梅，吃回忆，拍杨梅，拍对方，谈生活，谈理想，好像时光机器一下子把我们拉回了象牙塔，各自感慨着各不相同的生活，有一种成熟的欲言又止，意犹未尽。所幸，在那个刹那，美好被记录，而杨梅成了牵肠挂肚的信使。

四五年前，对蓝莓极其陌生。陌生得让我也完全认同自己是个乡巴佬。这种小颗粒物，初见时我不以为意。可是，她的身价如此之高，却免不了让人顿生敬意。很多东西，因为贵了，你似乎才会更珍惜一些，才舍不得，才留恋，才刻骨，才铭心。我在我工作过的乡下，遇见了蓝莓。那是风水宝地，拥有琴瑟和鸣的天赐良缘。后来，蓝莓的男女主人都成了我的朋友，只是我从不过多打扰，只愿各自安好。每年当熟悉的邀约降临，我就知道是夏天来了，是真正的夏天来了，是小满时节，是芒种未至的那一条破折号。破折号是我对蓝莓培育过程的大概了解，也是对高山蓝莓那种天生的亲近感。那一年夏天，在山上，在夕阳簇拥下，几碗农家菜，让我对生活有了最质朴的向往。我知道，生活的颜色就像蓝莓的颜色，像刚从染缸拎出的蓝印花布，有深沉，也有浪漫的追逐。

如果说蓝莓是沉鱼的话，那么荔枝自然是羞花了。“一骑红尘妃子笑”。那诱人的果实，实打实地烙上了历史印记。很多人喜欢荔枝，是因为水分多。但作为“南国四大果品”之一的荔枝，除了生津止渴，我想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是她串起了对祖母的回忆。忘不了一个寻常的午后，日常的问候，迷恋于一段巧手掰开白肉的寻常片段，组成了往事回不去、往事犹可追的感慨。每年的荔枝，还是如约而至。可是，每一年的人似乎都变得不同。有的人走远了，却如夏夜的蛙鸣，不绝于耳。

比起江南漫长而阴冷的冬天，我宁愿在热烈的光阳里，去享受这个季节给我的滋润。比如，热情的枇杷、沉着的杨梅、略带忧郁又充满幻想的蓝莓、柔情似水的荔枝。她们勾起了我对生活的个人回望。而穿过这些，庸常的人生或许离不开时间的安抚。一寸光阴一寸金，可太多人在浪费那一寸又一寸的光阴，像任由溪水漫过指缝却不知一捧解渴的旅人。

我想到时间，或许是它对应了我思索的外物。

这样的外物，比常规的身外之物更值得追求。花不开，你等它开。鸟不啼，你等它鸣。理想的情况，自然会出现。

生如夏花。此刻，夏天心花怒放。而我的心情，有一种莫文蔚《十二楼》里的慵懒，像猫蜷在竹席上舔舐融化的冰淇淋。

陈连清/文

棕榈是棕榈科常绿乔木，树干圆形，叶近圆形，像一把大伞撑着，亭亭玉立，风度翩翩。一株棕榈每月长一片棕叶，一年12片。当棕榈年轮里沉睡的季风密码在蓑衣匠指尖苏醒时，每圈纤维便化作抵御风雨的铠甲。它是个大家族，有2600多个分支，在我国秦岭和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广泛分布，浙东生长的大多为毛棕榈和密棕几种。

棕榈之名始于先秦《山海经》中的“石翠之山，其木多棕是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释名棕榈，因皮中毛缕如马之鬃毛，音同，故名。

家乡制作蓑衣用棕榈，实际上是用棕榈叶的棕片。棕榈叶长在树上，上部分是像蒲扇一样的绿叶，下部分是包裹着树干的棕色纤维。家乡把叶的下部分纤维称为“棕榈”，实际是简称，都这么叫，也就约定俗成了，人们去买棕榈纤维就叫买棕榈，取棕榈纤维叶片叫剥棕榈。高高的棕榈树，人们通常要架梯爬到上面才能作业。棕榈纤维是围着圆形的树干包着，中间有一根梗，宽宽的，淡黄色，与纤维一般高，在纤维之上是绿色蒲扇状的绿叶。这蒲扇撕成篾条，便是浙人扎棕的天然丝线，糯米蒸透时沁着草木清香。

剥棕榈是用一把小刀从棕榈梗的一旁从上到下划下来，再在纤维和树干的交接处划一个圆，使其脱离开来，斩去“蒲扇”，一幅棕榈就剥下来了。剥棕榈如剥芥菜，而它是昂起颈项，“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棕

剥棕榈是用一把小刀从棕榈梗的一旁从上到下划下来，再在纤维和树干的交接处划一个圆，使其脱离开来，斩去“蒲扇”，一幅棕榈就剥下来了。剥棕榈如剥芥菜，而它是昂起颈项，“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棕

剥棕榈是用一把小刀从棕榈梗的一旁从上到下划下来，再在纤维和树干的交接处划一个圆，使其脱离开来，斩去“蒲扇”，一幅棕榈就剥下来了。剥棕榈如剥芥菜，而它是昂起颈项，“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棕

把田野的目光投向河水 (外一首)

沈文军

把田野的目光投向河水
一条条鱼跃上天空
这悬崖的风，带来阶梯的勤奋

把森林的牛仔帽，戴在山峦的头上
电视剧的微博
在机耕路上拥抱成股票

我在隔壁的粮仓印花
大风车拖着烟囱
咽下笔记本的礁石

我用海水大风车灌醉
浪在隧道钻出牛角尖
脚趾停在小康的位置上班

沙发的酸奶围攻岛屿
雪崩的围巾披肩上市
芭蕉叶的剪刀裁出风采

把田野的目光投向河水
一条条鱼跃上天空
我把这悬崖的风，写入昨天的日记

把眼睛还给森林

把眼睛还给森林
一半源于东海的翻炒
一半来自披云山的熔化

把握天庭的手合二为一
方法论的峡谷呈现椭圆形
塑料袋的狗叫出了雷雨

溪涧被雨水怀孕，淋浴的森林
是短袖的铁，流着古朴的血液
长袖的潮水击退了战争

我品尝着春风，石屏耸起怀念
戴复古就回到了故乡
开始和我一起写作

桐剥下后，要晒干、去粉、分类。色泽好、纤维密、修长的用于蓑衣的正面，次等的用于里子。销量减少后，就转向做棕扫帚，做地毯，做船用绳索，也有用来串棕床，东方不亮西方亮。

串蓑衣的人看到棕榈，就像是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家里能种上几株棕榈，那是很得意的。虽然分布广泛，成片成林的是没有的，都是零星分散的，像夜雨初霁天空寥落的星辰。

串蓑衣需要大量的棕榈，自家又满足不了。于是就把目光投向了市场；市场是一只万能的手，它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把分散的棕榈集中起来，满足蓑衣生产的需要。棕榈变成了商品，但只是去集市上买，还是不够，人们便利用农闲时节，漫山遍野，进村入户去买棕榈。本地村镇，邻县山乡、城市公园到处去搜寻。“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霞光；翻山涉水两肩霜花，一路豪歌向天涯……

我曾和发小去过本县的山乡，如大荆、吞环、青屿、坞根等地，也去过邻县乐清大荆、雁荡，三五成群，一路吆喝着去买棕榈。那年，我和朱学良、童福增等人去大荆买棕榈，天没亮就出发了，步行至温岭青屿到达湖雾水涨的山乡，跑了几座山岗，一见到棕榈树，就会眼睛一亮，哪怕最高最险的山崖也要攀上去。看好了能剥的棕榈树，再去村里找主人，把主人叫到山上，谈好条件，就上树去剥。那时的我，虽然和他们一起风餐露宿，但他们还是把我当成农民中的“书生”，我只站在下面“监督”。中午时分，拿出带来的几个糯米饼，在湖雾街要了点开水，就囫囵起来。下午，在大荆山乡转了几座很陡的山岗，上蹿下跳，至夕阳下山，好不容易买足了几担，每担少说也有七八十斤。回来的路上，我肩上磨破了皮，于是将担子往没破的地方挪；虽然力气是有的，但影响了行进的速度。学良等就加快速度，将担挑到前头，歇下来，回过头来将我的担接过去挑一段。在一段路上，他挑了两担，而我有些段是空着手的。挑到青屿已经夜色降临。挑挑歇歇，轻轻地吼着“哎哟啊哟”，一路挥汗，到家已是精疲力竭，身子像是散了架似的。

一次，我跟随少年朋友六七人一起去玉环采购，夜里出发，到玉环城里天已放亮。随后到陈屿，“棕榈卖伐棕榈哦”的吆喝声回荡在炊烟袅袅的美丽山村。到了鱿溪岙，才放声叫了半句，后半句戛然而止，忽然看到一个曾在温岭读书的女生，脸上一阵火烧，立马像做特工似的把身隐到树旁，但心里清楚，那同学眼睛余光已扫见，怪不好意思的，这一躲无异于掩耳盗铃。那时做这种事也有点偷偷摸摸。过了一关后，溜到邻村，吆喝声依旧。价钱得反复谈，多次拉锯战，如讨价还价，其他同伴就架起梯子，像猴子上树，三下五除二剥个精光。我手笨，只能旁观。经过一整天的奔波劳作，每人一担重百斤的棕榈已买好，心里乐开了花。

落日的余晖照在海岛上，山乡一片金灿灿，远处大海碧浪中升起雾霭，慢慢地向四处弥漫开来。同伴说，晚上要借宿农家了。我心里犯嘀咕，这穷乡僻壤的向谁去借？想不到山乡农民很好客。我们来到了一户人家，房子的外墙是用小石子砌的，主人是五十岁开外的老农，听我们说要借宿，就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苦。出门人难啊，就来吧！”我一看，虽然简陋空旷，倒也是三层楼房，感觉很舒适。老农的家人也很客气，他们打水、烧饭、置被褥，忙开了，如是自家客人到来一般。当晚，老农烧了一大锅的红薯和马铃薯，我们吃得十分香甜。早晨也吃了他家的早餐，我们付给他钱，他真诚地说“不要”，我们无论如何要给他，在百般推托之下，他只好收下。

时至今日，我常常想起山沟里的老农那晚用破裂的手掌护着煤油灯芯的那簇微光在石墙上摇晃的影子；又常常在恍惚间看到这一影子与棕榈叶尖的露珠形成重合。陌生人的善意原是最朴素的星辰，在困顿的褶皱里，照亮人性最初的经历。

回程，百斤重担从陈屿挑到玉城就已叫苦连天。接下来是挑一段歇一会儿，如有手扶拖拉机经过，就好说歹说乘上一段。我也不知我们是怎么到的腾蛟山下，俗话说“腾蛟腾半天”，岭，又陡又长，每上一步都要竭尽全力，扁担嵌入血肉如刑枷锁骨。肩挑棕榈攀登腾蛟岭时汗水砸在青石阶上绽成八瓣花，像极了种子破土时倔强的意象。每走5分钟停下歇10分钟，像老牛耕地喘着粗气；左肩压得不行就转右肩，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肩上红红的肿肿的怕是出血了。那年肩部细胞的记忆，如今在座椅上复发为生态乡愁的阵痛。

就这样艰难攀爬，浩荡队伍快到岭头时，也就快到终点了，一个个像运动员比赛似的，咬紧牙齿拼尽洪荒之力冲到了顶点。岭头歇下，凉风吹来，这才大彻大悟：原来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买棕榈的短暂实践，使我明白翻越腾蛟岭时的每一步踉跄，都证明了“人比山高”的至理；苦难在脊梁刻下的纹路，终将转化为丈量生命广度；对我教育至深的还凝结在一个字上，那就是一个“逼”字。

从一个地方说，我的家乡资源奇缺，人多地少，没饭吃，逼得家家户户去寻找出路，于是逼出了蓑衣生产的行业；串蓑衣没有原料，那就千山万水，棕榈的原料也就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个水乡小镇。就个人说，我经受过了买棕榈的艰难磨炼，培育了自己的苦劲韧劲和能力，这完全是逼出来，如果不实践，你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潜能。

苦难不是好东西，它是最残酷的雕刻，将生命刻成能刺破苍穹的棕榈。当蓑衣退出农耕历史舞台，棕榈依然挺立山崖——棕榈被剥去千层外衣仍挺立的秘密，恰如人类在绝境中觉醒的生存智慧。被风雨磨亮的纤维经脉里，跳动着“逼”字的永恒心律。

松城序

叶兴方/文

古越东南，太平松城。海隅之角，弹丸之地。揽三方极目洋海，越孤隘而通禹甸。

物华天宝，迷云覆岛屿之玄；人杰地灵，高士卧山海之隐。鱼米之乡，素有东海明珠盛名。

古时松门，曾名澄川，松茂成林。晋王佑见两岛对峙成门，遂名松门，千年沿袭，文脉如诗承续。

隋有客僧，云游松境，登山寻隐，筑仰天寺，诵经礼佛，渡有缘人。

唐之盛世，天台僧觅址西山，造普照禅寺，授徒修禅，普度苍生。入茶山谷遇虎，搏杀皆歿。弟子于搏杀处造虎跳涧桥，谷地遂名虎坑。

宋设松寨，元置检司。西倚茶山，东靠翠屏，北枕虎山，南望涂坪。群峦拱翠，列岫堆青。

北宋末，康王避祸松寨，松寨议后割据江南，立南宋。赵构临礁祈龙王，今犹存诗刻。

元时，张三丰隐澄川谷，结庐虎坑亭。十年种茶修道，始演太极。后离松云游，不知所终。

明初，汤和筑瓮城平夷。嘉靖倭寇猖獗，戚继光固卫戍海。荡寇东南，复民生息。

清同治，张誉谦茶山设塾，开儒风。林光宗举义塾助贫，儒风愈盛。

刘镜秋，号花隐老人，诗酒寄怀，遗集传世。

民国，毛济美聚绅兴学，亭庐论墨；刘石华刻石朝阳洞，字势如龙。

沙孟海乱年殇妻，续娶包氏，筑居“忍庐”于松石。台门犹存，苔痕似泣。

登高眺远，凝苍山于泥涂，目虎泽于荒莽。浊浪三围，舟楫风涌。

茶山为轴，交陈琳川，扼东南门户。普照禅钟遥应文峰塔影，白峰深谷兽聚人稀。

望积谷诸岛浮碧，大陈朦卧海天。星涛接穹，云舸沉浮。

城承天启，众神同祀。大帝庙鸿构巍然，南沙祠古意斑驳，晏公堂香火鼎盛。朝东、朝南堂，妈祖庙，关帝庙，龙王堂，济公堂，同佑松城。基督教堂立文峰塔侧，天主堂踞西门老街，教异而境通，比邻无隔。

日寇侵华，松城罹难。寇以百骑屠城，焚庙毁堂，半城焦土。

国共逐鹿，文脉黯凋。水陆寇频，民不聊生，乱世蔽野。

己丑建国，匪踞诸岛。乙未年初，三军血战一江山，积谷遍赤。蒋军弃大陈孤台，松城始安。

大跃进毁城筑塘，古韵凋残。至文革，红卫摧梁，青史成烬。

雾锁松城，文脉尽裂。幸乱终治，改革风生。

登茶山顶，瞰松川如鉴：湖清沙碧，海天紫凝。鼓楼叠影，崇寺钟沉。双龙伏海，岛链迷波。耕牛啮草归迟，暮禽振羽入岫。

觅隋唐遗迹，白岩悬观。鹤汀隼旋，鹤鹭争枝。顶收澄川旷世，胸纳山海千秋。

今广香禅寺泽被山腰，普照寺佛缘广结，仰天寺灵气氤氲。朝阳洞危崖问道，甘石谷幽涧溯源。白岩头绕阁效三丰太极，浑然忘机。

天迥地阔，觉宇宙之无穷；势奥理玄，叹阴阳之难言。

胜地无常，盛筵难再。桃源何处？沧海如梭。春忆成感，忧思入髓。旧韵惟余南门二洞，龙蛇空镇风流。

新世纪赤帜高扬，松城借风展翼：琼楼拔地，通衢贯野，医庠齐备。东部新区聚核，龙门港锁钥寰瀛。碧海连洲际，旅游焕新姿。

且看松城气象：海邑千年韵未央，惊涛日夜洗沧桑。

云封古戍凝忠魄，潮打空城忆剑芒。

广厦摩天鹏正举，长桥卧浪月初凉。

今朝更展擎霄翼，万里风转向赤芒。

